

信访局长

杨志科 / 著

正义与邪恶的博弈 权力与金钱的厮杀 生与死的较量

一场**正义与邪恶**的博弈；**权力与金钱**的厮杀；**生与死**的较量；真挚情感与隐秘**肉欲**的抗争。红脸、黑脸、白脸、阴阳脸；真心、假心、是非心。小说展现当下的人生百态，**揭开商场、官场**的重重迷雾。龙争虎斗，**鹿死谁手**？年轻的女信访局长以百姓的代言，良知的呼唤，**坚韧的意志**，缜密的计谋，**迎着暴风雨**的洗礼和胜利的曙光。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信访局长

杨志科 / 著

一场**正义与邪恶**的博弈；**权力与金钱**的厮杀；**生与死**的较量；**真挚情感与隐秘肉欲**的抗争。红脸、黑脸、白脸、阴阳脸；真心、**假心**、**是非心**。小说展现当下的人生百态，**揭开商场、官场**的重重迷雾。龙争虎斗，**鹿死谁手**？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信访局长 / 杨志科著. —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2. 5

ISBN 978-7-5306-6092-8

I. ①信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49306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(022)23332478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※

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8.5 插页 4 字数 213 千字

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5000 册 定价:18.00 元



作者简介

杨志科，男，河北省邯郸市人，作家，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主要作品有：长篇文化专著《个性与命运》，长篇小说《大雁归巢》、《都市里的新居民》、《信访局长》等。先后发表诗歌、散文、小说二百多万字。

目 录

001	/	第 一 章	吴王庙
011	/	第 二 章	丑丑
025	/	第 三 章	拜访老朋友
035	/	第 四 章	醉鬼
045	/	第 五 章	岑莎
054	/	第 六 章	小白菜
067	/	第 七 章	仙侣峰
086	/	第 八 章	金戒指
099	/	第 九 章	第二个女秘书
111	/	第 十 章	黑色保险柜

119	/	第十一章	风雨情缘
129	/	第十二章	路家湾
139	/	第十三章	豁嘴吹灯
148	/	第十四章	无赖拜师
158	/	第十五章	金蝉脱壳
167	/	第十六章	响水沟
179	/	第十七章	酒糟一抹灵
191	/	第十八章	佛跳川
199	/	第十九章	干姊妹
207	/	第二十章	马蜂窝
215	/	第二十一章	U盘
222	/	第二十二章	大公羊
231	/	第二十三章	老族长
247	/	第二十四章	旦夕祸福
250	/	第二十五章	柔情美媛
259	/	第二十六章	坚守
266	/	后记	

第一章 吴王庙

路上塞满了车,远远望去像条蜿蜒的长龙,足有数百米长。一些人着急事,见堵车就烦躁难耐,下车站在路上,伸直了脖子向前张望,嘴里牢骚不断。有的则不慌不忙,坐在车里叼上烟,悠然地听起了流行乐曲。

有个小伙子急得团团转,火烧火燎地跟身旁的陌生人说:“我老婆马上就要生产了,等我回去送她到医院。这前后都堵得死死的,真能把人急死!”

身旁的人劝他说:“前头大概出了车祸,要不就是交警拦车检查。再等等吧,估计很快就要开通了。”

小伙子焦急地说:“咱能等,肚子里的孩子咋等?”

见他像个急屁猴儿,身旁的人便教训似的说:“我老婆一辈子生了三四个,都是自己生自己收,从来没住过医院。看你急成这个样子,猜你准没经过女人生孩子的事。告诉你,女人生孩子就像扛着布袋倒黑豆,一出溜就下来了,没那么娇气。”

小伙子扑哧一下笑了,说:“你老婆生孩子是布袋倒黑豆,我的老婆恐怕是茶壶里头煮饺子,倒不出来哩。”听到这里,周围的人都哄然大笑起来。

等了许久见没有动静,许多人干脆就往出事地点跑去,想要看个究竟。到了近前才知道,不是车祸,也不是交警拦车检查,原来是一伙工人正围着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在争吵。

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，连只狗都钻不进去。人缝里夹着几辆车，一辆大巴头朝北，两辆轿车迎头横挡在路上，大有两军对峙的架势。

身着蓝色工作服的几十名工人狂呼乱叫，要干部把车开走，将路让开，让他们乘坐的大巴过去。干部们不着急，也不给让路，只管微笑着劝说：

“工人兄弟们！”干部中有位年轻的姑娘提高嗓门儿喊话，“你们胸前的大红字已经告诉我，你们都是来自东安县瑞达电气公司的工人。想必你们有的可能认识我，我叫路雨虹，是你们的老乡，城关镇北街人。”

一说是老乡，工人们的眼珠子猛地就变大了，感情似乎一下拉近不少。

路雨虹接着说：“站在我身旁的这位，是新上任的东安县县委书记，他叫刘江，此前在市信访局当局长。今天是他走马上任的日子，没想到人未进县城，中途就碰上了大家，真是缘分呀。”

刘江的职务还没有正式宣布，就让路雨虹在这种场合给喊出去了，有些尴尬的刘江马上和颜悦色地对上访的工人们说：“路雨虹同志和我，原来都在市信访局工作，这次带她过来，打算让她做东安县信访局局长。过去我们都是干信访的，对大家的心情十分理解，有什么问题请回县里去谈，没必要非跑到市里省里去，听我的话，大家回去，大家都回去吧。”

就在刘江一行刚从茂枝市出发的时候，车还没有出市，市信访局工作人员追着屁股就给他打来电话，说东安县的一帮工人，乘坐大巴刚从县城出发，正要到省城集体上访，麻烦老局长最好能在中途把他们劝回去。刘江关了手机，跟同坐在一辆车前来送他上任的市委组织部谷部长说：“你瞧瞧，你瞧瞧，人刚离开，后头电话就打来了。官帽你还没有给我扣在脑袋上，就得在大路上升堂问案，真叫人哭笑不得。”谷部长笑呵呵地说：“没事没事，市委已经任命了，

官帽就在你头上戴着，宣布只是走个程序，该说的话就说，牌子该亮就亮，不然老百姓不听你的。”车行到半道，果然就碰上了。

怒目而视的职工好像对刘江的话一句也听不进去，涂满油垢的脸上看不出丝毫返回去的意思。

面前站着一位小伙子，指着刘江的鼻子，吵得特别凶。看他的样子也就是二十多岁，高挑身材，白白净净的，文雅而精明。可他那吼天叫地的样子，跟他的长相却一点儿都不相称，这让刘江感到十分的腻烦。

“新来的县太爷！冠冕堂皇的话我们听多了，官话、大话、骗人的话我们也听腻了。你该上任上任，我们该去省里去省里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谁都别妨碍谁。今天我把话放到这儿，我们状告的人，反映的问题，是块硬骨头、铁骨头、钢骨头。前任书记解决不了，换成你同样解决不了，你没有这个权力、没有这个能力，更没有这个胆量。希望你知趣一点儿，快放我们过去。”

遭遇帅气小伙的一顿奚落，直把刘江气得火冒三丈，满脸的汗珠子像雨点儿一样淌下来。“多大的问题值得如此大惊小怪，模样长得挺文雅，怎么说起话来这般狂躁！”刘江在心里责怪道。

他本来不打算具体过问案情，怕时间长了影响交通；再者，县里的乡局级一把手早已集中在会议室，等待他们过去宣布市委关于人事变动的决定。他心里越急，越是想不出好的处置办法，就问路雨虹：“小路，以前在市里接待过这个案子吗？”

“没有。据听说，他们在县里已闹了好长时间了。你看看这个。”路雨虹把刚从帅气小伙手里要过来的上访材料递给了刘江。

刘江一只手拿着材料，一只手拈着页码，第一页没有读完，眉宇间就拧起一个疙瘩，手也跟着抖起来了。

职工告的人叫穆嵌，是东安县瑞达电气公司总经理。虽然刘江不认识这个人，但材料上分明写着，他的父亲叫穆子谦。几年前，穆子谦曾任东安县县委书记，刘江那时在市信访局当局长，俩人过往

频密,关系很要好。后来,穆子谦升官了,到省里当了副厅长,俩人见面就少了。再后来,听说他年龄到了,副厅长当了不到三年就于去年退休了,现在东安县老家休息。刘江心想,很长时间没见这位老兄了,正准备抽时间去家里看看他,怎么就……

职工们在材料中反映,穆嵌倚仗父亲的关系,利用国有企业改制的机会,侵吞国有资产,数额高达一千多万元,强烈要求把问题查清楚,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。看了两页上访材料,刘江的心里翻上倒下,竟然一时无措了。

“这位小兄弟,你叫什么名字?上访的组织者就是你吧?”刘江和蔼地问。

小伙子没来得及搭话,站在他身后的一位职工便抢先介绍:“他叫文涛,我叫田葫芦。我们明人不做暗事,上访的组织者就是我们两个,要抓要扣冲我们两个来!”那人满嘴喷着唾沫星子,愣头愣脑地冲着刘江吼叫。

经田葫芦这么一嚷嚷,如同火上浇油,把职工们的情绪一下给激起来了。不知谁带头呼起了口号,众人齐声响应,纷乱的口号声响彻原野,振聋发聩:“揪出蛀虫!挖出后台!”“我们要青天!我们要工资!”

职工情绪亢奋,人群里开始出现骚动。几个工人突然冲出人群,怒不可遏地奔向横挡在公路上的小轿车,叫嚷着要司机把车开走,把路让开。声言不给让路,就把车掀翻到路沟里去。

路雨虹见势头不对,担心这样僵持下去,恐有失控危险,真的闹出点儿什么事来,对刘江对全县影响都不好。于是,她把挑头的文涛拉到一边,打算个别做做他的工作,便问:“文涛,听口音不是本地人吧?”

“老家东北,大学毕业随同学一块到的东安。”文涛也斜了一眼路雨虹,直率地说。

“哪个学校毕业的,一块来东安的同学还有谁?”路雨虹笑咪咪

地问。

“北京经贸大学毕业，一块回来的还有一个女同学，她叫雪梅，我们都在瑞达上班……唉，你问这些干什么？”文涛瞟了一眼精明而秀气的女干部，不免心生疑惑。

“哎呀！文涛，咱们还是校友呢！”路雨虹惊喜地说。

“是吗？”文涛不以为然。

“雪梅是你的女朋友吧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祝福你们。愿意交我这个师姐吗？”路雨虹动情地问。

“你是当官的，我一个穷工人，怎么高攀得上。”文涛说到这，愣了一下，眼睛突然又瞪大了，惊疑地问，“我想起来了，你是老厂长路宽路伯伯的女儿吧？”

“不错。怎么，你认识我爸？他已经退下来了。”

“何止是认识，路伯伯对我和雪梅还有知遇之恩呢。他常对我们说起你。”文涛的脸色猛地温和了许多。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雪梅的母亲原来在路伯伯手下工作，前几年退休了，是她给老厂长说了说，让我俩上的班。瞧我多没眼力，连自己人都不认识了。”

“这不怪你，我一直在市里工作，平时很少回来，没有见过面嘛。”

“这次回来就不走了？”文涛问。

“不走了。”既然和文涛有了这层关系，路雨虹心里就有了底，遂催促说，“文涛，刘江书记新来乍到，不管你们有多大的问题，也得给新书记一个解决问题的机会，看在师姐的面子上，请你把人立即带回去吧。”

“既然虹姐说了，这个面子我不能不给。但你要让刘江表个态，满足职工们的要求。”文涛提出了罢访条件。

“这样跟你说吧,市委这次派刘书记过来,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来解决信访问题的,别说一个案子,全县所有的案子都要一件一件地解决。我代表刘书记答应你这个要求。”路雨虹毋庸置疑地说。

“那好,咱们一言为定。”文涛欣喜地说。

这时,田葫芦喷着唾沫星子仍然在跟刘江争吵,而刘江在老朋友的问题上仍然犹豫再三,他不想在没有弄清情况之前,仅仅为了安抚职工而盲目许愿。这样不仅显得自己不成熟,也影响朋友关系,因为说话不慎而伤害了子谦同志太不应该。然而,他越是瞻前顾后犹豫不决,就越是不敢把话说明确说恳切,职工就越是不买他的账。面对言辞激烈的职工,刘江既不敢放他们走,也说服不了他们回去,心里不免有些烦躁。

路雨虹来到刘江身边,俯耳道:“你的心思我明白,无非是顾及穆厅长的面子不好表态。此时此刻,过头的话虽然不能讲,但给职工一个明确的答复总是应该的。不要再犹豫了。”

刘江听了路雨虹的话,胸臆间不禁生出一股怨气。怨前任领导丢下这些烂事让他来擦屁股;也怨老朋友穆子谦,怎么就不管管自己的儿子,放任他胡来。路雨虹的话促使他放下了顾虑,用手帕抹擦了一下瘦削而黝黑的脸庞,便毫不含糊地讲起来了:

“员工同志们!你们不是说我官小胆小权力小查不了这个案子吗?我刘江偏偏就较上这个劲了,查不出真相大白,县委绝不撒手。请大家给我两天时间,让我先铺个窝,有个吃住的地方,随后两个代表你们派,我要亲自听听你们的申诉。”

刘江话虽不多,却说得中肯动人。紧张的气氛骤然变得轻松了许多。

文涛就势向职工喊话:“刘书记初来乍到,他的话我们权且相信一回,能不能解决问题,我们还要拭目以待。大家上车,调头回去。”

见职工们陆续上车,文涛与刘江、路雨虹握了手就要告别,抱

歉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多有冒犯，你们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别跟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一般见识。”刘江严肃地说：“我在乎的不是你的冒犯，倒是担心你们不听我的话再去上访。”雨虹也跟着帮腔：“文涛，以后有什么情况，想反映什么问题，可以直接找我，不要动不动就往上走。”文涛点点头，说：“放心吧。”转身跑向大巴，同职工们一块回县城了。

在交警的疏导下，堵在路上的车辆渐渐离去。路雨虹同刘江、谷部长立即坐上车，另有一辆车紧随其后，急速向县城驶去。

三个人如释重负一样舒了一口气，激动地议论着刚刚过去的一幕。谷部长夸奖刘江遇事沉着冷静，方法得体，处事稳妥，姜到底还是老的辣。刘江急忙解释道：“是雨虹帮了我的大忙。你大概没有发现，在我同田葫芦争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雨虹偷偷做了文涛的工作，所以在我表态之后，文涛才会顺顺当地劝职工回去。”

谷部长风趣地说：“原来你们上演的是一出精彩的双簧戏，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黑脸，配合得何等默契！小路，怪不得刘书记非要调你回来。”

坐在车前排副座上的路雨虹淡淡地笑了笑，说：“哪里哪里，还是刘书记做事老到，我只不过帮着敲敲边鼓罢了。”

刘江忧心未了地说：“你们说说，最后我讲的那几句，是不是有点儿过头了？”

谷部长继续夸奖，说：“不过，不过，很动情，很得体，几句话就把人给打发走了，可谓是不战而屈人之兵，这才叫领导艺术！至于说查不查，那要视情况而定了。”

路雨虹觉得谷部长的话有点儿圆滑，想说，给工人承诺了的话怎么能不落实。但她没有说出口。

刘江说：“我就是有点儿顾虑穆子谦。别看我们俩年龄上差得不少，可脾气上还挺说得来。我一上任就查他的儿子，会让子谦觉得他这个老朋友太不近人情。子谦同志可是老东安了，本土生本土

长的,从科员一直干到副厅长,很不简单。”

谷部长问:“省城条件那么好,他干吗要回县里来住?”

刘江说:“人老了都恋家。在本县干了大半辈子,培养了那么多人,有感情呀!”

路雨虹说:“我觉得穆厅长不会支持穆嵌去干那种违法乱纪的事。你说呢?”

刘江说:“我也是这么考虑。凭老穆的人品和工作经历,他不应当这么做的。至于他的儿子那就不好说了。但话又说回来,儿子是谁,老子是谁,你查他的儿子,他会高兴?”

谷部长感慨地说:“一把手身处矛盾中心,躲不开也绕不过,要怕事,就一步也迈不开了。”

路雨虹觉得,谷部长这句话倒还在理。

小轿车很快进入东安县境,路旁的树,两侧的山,像过电影一样被甩在身后。今天是农历正月十六,刚过完大年小年,沿途村落仍然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息。家家户户街门上贴的对联还是红艳艳的,毛笔字一个比一个写得棒,字里行间都充满着吉祥和对新的一年祝福。一道道五颜六色的吊挂还在大街上横着,听说要吊到二月二龙抬头那一天才摘去。吊挂有的是用红绸布做的,有的是用彩纸做的。纸做的不禁风,风一吹就扯了,飘落一地。有的连着一个角,摇摇欲坠。一拨一拨的孩子穿着新衣服在街上玩耍。有的在打雪仗,弄得浑身是雪;有的在放鞭炮,溅得满身是泥。

年初下的那场雪还没有融化,远处的山都是一半白一半黑,立体感很强。山林都是灰色的,林中升腾着雾霭,雾跟云手挽着手,仿佛要联手遮掩住大山的雄姿。杨枝、桃枝开始吐绿了,芽骨朵顶着箍在枝杈上的冰花正悄悄地努嘴。前面路旁的山崖上,一股清凌凌的泉水从半山腰的崖隙里缓缓流出,宛若一挂洁白的珠帘,徐徐坠落在山脚下一汪清澈的涧溪里。出水口下面冻了许多冰柱,短的一尺,长的一米,宛若大象的牙。

倏忽间，从大山背后的丛林深处飘来一声声嘹亮的歌谣，歌声激荡群山，清脆悦耳，悠悠旷野仿佛在美妙的旋律中翩翩起舞：

山儿高，直上九云霄，
云间有座吴王庙，贤人功德高。
天堂地狱由人造，
到头来，善恶总有报。
.....

“山里人的嗓音就是好听，高亢、柔润、绵长，加上大山的回音，听起来像立体声一样浑厚、圆润。”谷部长一边听一边品味。

“小路，唱词中的吴王指的是哪家神仙，你是本地人，应该清楚吧？”刘江懵懂地问。

“小的时候我就会唱，对歌谣的内容多少也知道一些。据县志记载，宋朝徽宗年间，朝中有位三品大员叫吴石文，由于受奸佞所害，被发配到东安做了个七品县令。吴石文一生清廉，酷爱百姓，来到东安更是布衣粗饭，与民同苦同乐。那时的东安县是个穷山恶水灾害频发的地方。吴县令为救民水火，安抚民生，日日带领百姓开山挖渠，抗旱排涝，从根本上解决了广大民众的吃饭饮水困难。离任那天，城内万人空巷，连乡下的老百姓听到消息也都纷纷拥进城来，想送送这位勤政爱民的好县令。吴县令从县衙出来，徒步穿行大街小巷，同全城数万百姓含泪道别。后来，吴石文的事迹被传为佳话，再后来就传成了神话。民间的一些头面人物为顺应民意募集了粮款，在城南的山上建起了一座吴王庙。以后这座山就改名叫吴王山了。据考证，吴石文一生没有做过王，叫他吴王估计是对他的尊称。这首民谣，据说当时就传唱起来了，历经千年久唱不衰。”

路雨虹一口气讲完了歌谣的来历。看得出来，她对自己的家乡是多么的有感情。

刘江凝思良久，仿佛被传说中的历史人物吴石文所触动。停了一会儿就去口袋里摸烟，先递给谷部长一支，自己也叼上一支，用车载打火机点着，深深地抽了一口，边喷着烟雾边说：“小路，不好意思，实在憋不住了，怕呛就打开车窗。”

路雨虹赶紧用手捂住口鼻，一边干咳一边打开自动车窗，娇嗔地说：“看好了，车前头摆放着警示牌，‘车内禁止吸烟’。”

刘江嘻嘻一笑，卖关子地说：“先别吵，告诉你一个抽烟人的秘密吧。”

路雨虹转过脸问：“什么秘密？”

刘江说：“抽烟人都有个规律，叫三多三少。激动的时候抽得多，平静的时候抽得少；应酬交际时抽得多，自己一个人时抽得少；忌烟出现反弹会比原来抽得更多，没有决心忌，就不要忌，顺其自然，反倒会抽得少些。”

路雨虹问：“一路上你都憋过来了，刚才为啥突然就想起抽了，这符合‘三多三少’中的哪一条？”

刘江说：“符合第一条。”

路雨虹眨巴了一下眼睛，不解地问：“看你怪平静的，你激动了吗？”

刘江沉着脸，认真地说：“是你讲的那个吴石文触动了我，还有那首民间歌谣，尤其是最后两句：‘天堂地狱由人造，到头来，善恶总有报。’今天听了格外感怀，心里一激动，就抽上了。”

谷部长讪笑着说：“当上父母官就是不一样，已经开始考虑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了！哈哈……”

第二章 丑 丑

关帝庙镇有个村叫路家湾。村边有条小河,叫八道沟河。从路宽记事的时候起,河水就是清澈的,小的时候经常在河里摸小鱼捞小虾捡贝壳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前,路宽是东安县第一中学的最后一届高中生。一九六八年高中毕业时,由于国家废除了高考,他只得打回老家去,老老实实在地当起了农民。

一回到家,路宽就向家住邻村的高中女同学龚琳去信求爱。一来二往时间不长,俩人就坠入爱河。两年之后,路宽就把龚琳娶到了家。

婚后五六年,两个人一直没有孩子,直到一九七六年才生下一个宝贝女儿。

生女儿那天正好是雨过天霁,小院的东方出了道老大老大的虹,那虹七彩斑斓,云蒸霞蔚,像是专门为迎接这个小生命而架起的彩虹桥。

路宽抱起刚刚出生的女儿,高兴得如痴如狂,张口就给女儿取下了路雨虹这个名字。龚琳站在门口,望着天上的彩虹喜悦地对路宽说:“还就是出了虹,真漂亮!你是当爹的,我听你的,就叫她路雨虹吧。”

一九七八年夏,一个偶然的的机会,上边分下来几个招工指标,本家叔在村里当支书,就分给路宽一个。几天之后,路宽就应召去